



一品医女

沧海明珠◎著

完结篇·下

她一袭白衣纵横朝野，一张笑靥明净无尘，
一手银针悬壶济世，一颗仁心感化苍生。

人气作者沧海明珠最新言情力作，
西子情、吴笑笑、鹦鹉晒月隆重推荐，
万千读者翘首以盼，
沧海明珠最新古典言情力作《一品医女》大结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一匹女

沧海明珠◎著

完结篇·下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4
第四章	54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8
第八章	126
第九章	144
第十章	162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31
第十五章	247
第十六章	268
番外：梧桐兼细雨	287

第一章

冷风呼啸，紫宸殿，皇上靠在靠枕上，合着眼睛任由素嫔一勺一勺地喂他喝粥。一小碗粥不过喝了一半，皇上便抬手推开了素嫔的手，问：“七弟来了没有？”

林素墨还没说什么，门外的怀恩恰好进来，回道：“回皇上，诚王爷来了，请皇上示下，是即刻觐见呢，还是再等一会儿？”

“传。”皇上靠在枕上，依然闭着眼睛。

林素墨忙把粥碗小菜等收拾到托盘上，悄悄地端了出去，出门的时候恰好跟诚王爷遇了个对面，林素墨福身行礼，诚王爷看了一眼粥碗，皱眉道：“皇兄又没怎么吃东西？”

林素墨没敢多说，只轻轻一点头，便出去了。

诚王爷行至榻前，躬身给皇上行礼请安，皇上却抬手拿过旁边小炕桌上的一份折子，冷笑道：“你看看这个。”

“是。”诚王爷双手接过折子，打开一看，一脸的尴尬。这是丰紫昀上的一道折子，很简单，是请皇上给他的老父亲赐谥号的。这种时候上这种折子，除了自取其辱之外，便只有惹怒皇上了。诚王爷从心里重重地一叹，暗想丰家这回可是真的要被连根拔起了。

“欺人太甚！当朕是傻子？是瞎子？是白痴吗？！”皇上终于睁开了眼睛，双眸布满了血丝，宛如一头困兽。

“皇兄息怒。”诚王爷赶紧劝道，“看来丰紫昀还被蒙在鼓里，所以才会上这样的折子。皇兄何必为了这样的小事气坏了自己的身体。还请皇兄以大局为重啊！”

“大局为重！”皇上气愤地掀了矮桌上的茶盏，怒吼道，“朕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了！朕倒是要看看离了他朕这把龙椅还坐不坐得稳！”

“皇兄……”

“你不要劝了！”皇上化悲愤为力量，从榻上下来在殿内来回地踱步，偶尔踩到碎瓷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令人胆寒。

“他不是要谥号么？好，朕给他。”说着皇上走到了书案前，抓起毛笔，挥毫泼墨，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佞”字。然后把毛笔“啪”的一下丢开，怒道：“你去，把这个字给丰家送去，让他们好好地装裱悬挂！”

诚王爷心里那个汗啊！心想这丰紫昀不知哪根筋不对，上了这么一道自取其辱的折子。

然而皇上在盛怒之下，诚王爷也不敢再劝，再劝的话，皇上说不定真的一道旨意把丰家给抄了。现在从锦麟卫到各部官员都忙着赈灾呢，抄丰家的事儿好歹也等过了年再说嘛。

诚王爷捧着皇上亲笔书写的那个“佞”字走出紫宸殿往丰家去，皇上也没心思再躺着了，而是直接吩咐：“摆驾凤仪宫。”

凤仪宫中，皇后病得厉害，贴身宫女子霜死了，掌案大太监富春不见踪影，各宫妃嫔



居然连打发个人来探视都没有，更别说前来请安了。

四公主这几日亲自侍奉汤药，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气，但又不能去各宫寻事，只能忍着。一个不满意就朝着宫女发火，轻的拉出去掌嘴，重的直接拖下去杖毙，是以一千宫女太监们全都战战兢兢大气却不敢喘一下。

凤仪宫后殿寝宫的大门被推开，一阵冷风裹着雪花吹进来，把殿内的纱幔吹得四散飘摇。有机灵的宫女抬头看见皇上，赶紧扑通跪倒，口称万岁。里面坐在床前给皇后喂药的四公主听见动静也忙放下药碗转过屏风迎出来，见了皇上立刻红了眼圈儿，上前跪拜道：“女儿给父皇请安。”

“起来吧。”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皇上只是冷冷地看了四公主一眼，抬脚往里走。

“母后刚刚还跟女儿说想见父皇呢，可巧父皇就来了。”四公主虽然摸不清皇上为何神色那么冷，但这般言辞已经成了习惯，从小母后就这样教导她，让她在父皇面前乖巧懂事些。

皇上的脚步一顿，回头看了一眼四公主，冷声说道：“你下去吧，这里没你的事儿了。”

云琼纳闷地看着她的父皇，想说什么，却又被那冰冷的目光给压回来，只得躬身应了一声，转身下去了。皇上又回头看了一眼怀恩，冷声道：“守在这里，谁也不许靠近一步！”

“是！”怀恩答应着，抱着拂尘转身立在了皇后寝宫的门口。

宫里的大小宫女太监全都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偌大的寝宫内便只剩下了床上半死不活的丰皇后和怒火中烧的皇上。

丰皇后看了一眼皇上，淡淡地苦笑了一声，缓缓说道：“皇上来了，恕臣妾病着，没办法起来给皇上磕头请安了。”

皇上站在凤榻旁边，冷冷地盯着皇后看了片刻，方问：“朕有一件事实在弄不明白，所以来向你请教请教。”

皇后自嘲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皇上万人之上，又是千古圣君，明察秋毫，自然万事皆明白，何须向臣妾请教。”

“正是因为朕明察秋毫，所以才实在不明白那高黎族的三王子到底有何本事，值得你偷梁换柱把他从天牢里弄出来？之后又想除掉？”

丰皇后一怔，继而淡淡一笑：“看来皇上已经撬开了富春那个狗奴才的嘴了。”

“朕想要知道的事情，就一定会知道。朕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四公主跪在地上，心里便不由得一软，所以才会问你。”皇上说着，转身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皇上隐忍着极大的怒气把这话说得风轻云淡，丰皇后的眼神中掠过一层骇然。他在这个时候提及四公主做什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难道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既然富春被抓住，皇上连高黎王子被偷梁换柱的事情都审出来了，那么丰家便注定要灰飞烟灭了。

丰皇后的心里千回百转，最终也只是淡然一笑，说道：“皇上千古明君，怎么忘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臣妾把那高黎王子弄出来，自然是因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什么财富？”皇上皱眉问。

“自然是高黎族的宝藏。”

“哼！”皇上冷冷地瞥了丰皇后一眼，没说话。

大云建国初期的传言，说高黎族雪山之中有一笔巨额宝藏，是前朝皇室留下准备起兵收复河山的费用。也有人说那是前朝某位王爷准备起兵造反的军费，只因时机一直不到，造反大计被蹉跎了，藏宝图落在了高黎人的手里。

但不管哪种传言，都引得各路英豪会聚雪山，经过将近百年的追寻，至今没有人寻得宝藏。皇上早就把这事儿定为子虚乌有了。

丰皇后却继续说下去：“康平跟我说，藏宝图就在高黎王子的身上，所以托人带话给我，务必要留他一条性命，他日得了宝藏，愿与丰家同分。”

皇上犀利的目光扫过来，冷声问：“你丰家已经位极人臣，而你贵为皇后，难道会在乎什么宝藏？你贪图那些黄白之物，是想给谁当军费拥兵造反吧？”

丰皇后淡然一笑，说道：“皇上子孙满堂，臣妾却没生一个好儿子。臣妾造的哪门子反呢！”

“你对东倭使者下毒，不就是想挑拨朕跟东倭之间的关系，逼他们出兵，然后再伺机而动吗？”皇上冷笑道，“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丰宗邺那个老贼因地震被砸死，你们父女的一盘好计划被朕给掀了出来！”

丰皇后冷冷一笑，没有说话。

皇上的火气却再次被激发起来，他抬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起身走到皇后的榻前，怒声质问：“朕与你几十年的夫妻，自问待你不薄。朕在一天，你稳居中宫母仪天下，纵然朕先你一步而去，你也是无人能撼动的母后皇太后。你为何要如此待朕？为何？！”

丰皇后哈哈冷笑，笑得眼泪横流，方吸了一口气，恨恨地说道：“说什么几十年的夫妻情分，当初皇上还未曾登基之时，便早已经防着我们丰家了。那时候，我的瑯儿才只有三岁啊！皇上看着他在我的怀里慢慢咽气的时候，夫妻情分在哪里？！”

二皇子云琰，皇后嫡子，三岁夭折，死于鸩毒。

“皇上以为事情做得缜密，就永远不会有蛛丝马迹吗？”丰皇后冷冷地笑着，“我始终不知道，亲手杀死自己嫡亲的孙儿是什么感觉！更不知道身为父亲，看着儿子惨死又为何能无动于衷！”

皇上忽然背过身去，仰着头看着头顶上华丽的藻井，许久不语。丰皇后却再也收不住，干脆掀开被子下了凤榻，只穿着一袭单衣走到皇上面前，连声责问。

凤仪宫门口，大太监怀恩像是老僧入定一般，眼观鼻鼻观心，对内殿里帝后的对话充耳不闻。

许久，皇上才从内殿里出来，怀恩赶紧跟了上去。

凤仪宫寝殿门外，大片的雪花飘飘扬扬地落进来，廊檐下墨玉台阶上一片雪白。



皇上立在玉阶之上，眯起眼睛把凤仪宫里的一切扫视一遍，方缓缓开口：“皇后丰氏，出言不逊，忤逆朕躬，不贤不慈，挑拨皇室子孙险祸起萧墙，如此阴险女子不配母仪天下，自即日起，褫夺封号，贬为庶人，囚禁冷宫，令其静思己过。”

怀恩躬下身去，用他那千年不变的公鸭嗓应了一声：“是。”

云琼哭着上前去扑倒在皇上脚边，哽咽道：“父皇！母后还病着！您怎么能这么绝情！”

皇上皱眉看了跪在地上的女儿，慢慢地弯腰伸手把她从自己的身上拉下来，吩咐旁边的宫女：“送四公主回去！”

宫女不敢多说，忙上前来左右架起四公主便往外走。

“放开我！放开！”云琼疯了一样挣扎。

皇上却像是没看见一样，一步一步下了台阶，踩着寸许厚的积雪缓缓地离去。

怀恩弓着腰默不作声地随着皇上刚行至凤仪宫的宫门口便听见身后一声惨叫：“母后——”接着便有宫女们连声喊道：“不好了……皇后娘娘自缢了！”

怀恩看着顿住脚步的皇上回头看，便欠身低低地问了一声：“皇上，这……”

皇上脸上怒色未平却又升起一股哀色，却最终还是冷哼了一声，说道：“朕已经下旨褫夺了她的封号，谁还称她为皇后，便是忤逆之罪。”

“是。”怀恩再不敢多问，搀扶着皇上上了龙辇，缓缓离去。

皇后丰氏被废的旨意当天便昭告天下。

如果说皇上赐丰宗邨谥号“佞”字让文武百官开始猜测丰家这艘大船是不是要沉，那么废后的旨意无疑便是一道巨浪，直接把那艘大船掀翻，沉入海底。

一时之间，文武群臣都沉不住气了。那些跟丰家素有瓜葛的大臣们开始闭门焚书，把这些年来跟丰家来往的证据全都付诸一炬。而那些素来与丰宗邨不合的人更是蠢蠢欲动，千方百计搜罗证据上奏折，参奏丰家揽权，受贿，结党，营私……

姚远之一心忙于赈灾事宜，对丰家的事情反而不闻不问。回到家里累得一身骨头散了架，对此事更是闭口不提。不过他不提却也不耽误这样的消息传进府中，田氏就是个好事的，不知从哪里听来了消息，便颠颠地跑去宋老夫人那里当耳报神。宋老夫人听了这话后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还是旁边的丫鬟给她喂了半盏热茶方渐渐地回神。

且不说京城如何杂乱纷纷，只说姚燕语经过一日的奔波一口气跑出二百里路至傍晚的时候进入济州城。济州作为受损最严重的城池，此时用“断壁残垣，一城废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眼看着老拖着小，小牵着老的难民哭号哀叫着从身边走过，姚燕语的脸色十分难看。葛海策马行至姚燕语身边，低声说道：“天色将晚，咱们还是进城吧。不管怎么样总要先见到济州知县，安顿下来再说。”

“好，进城吧。”姚燕语说着，脚下一踹马蹬，桃夭便一路小跑起来。

葛海看了一眼翠微，担心她骑不惯马，因而低声问了一句：“还行吧？”

翠微轻笑：“夫人都受得了，我又有什么可娇贵的？”

香薷笑着上前来：“葛将军为什么只关心姐姐？我们可都没怎么骑过马呢。”

翠微脸色一红，策马追着姚燕语走了，葛海摸了摸鼻子，回头瞪了香薷一眼，低声笑骂：“小丫头片子，居然敢起哄啊！”说着也策马追了出去。

济州知县童大临正在街上亲自监督官府的粥棚施粥。天色将晚，原本就不怎么强壮的老头儿身上的七品官袍沾了灰尘泥土。

葛海上前去喊了一嗓子：“圣旨到！济州知县童大临接旨！”

满大街等着领粥的难民呼啦一下子都回过头来，看见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白袍公子后，自动地让开一条路。

童大临被吓得一个哆嗦，赶紧整理官帽官袍一路小跑至姚燕语马下，等看清这位钦差的正二品服色的官袍时，又一个哆嗦，扑通跪倒在地，高呼万岁，并颤颤巍巍地自我检讨：

“罪臣童大临赈灾不济，有负圣恩。”

葛海把手里的圣旨展开宣读完毕，退回姚燕语一侧。

对于一个能迎着寒风亲自监督施粥的县令，姚燕语自然是敬重的。她翻身下马，把马缰绳一丢，上前去把童大临扶了起来：“童大人快快请起。圣上并没有责问怪罪的意思，只是让本官前来查看灾民的伤情病情，以防瘟疫扩散。不知童大人对本县的伤民是如何安置的？可否方便带本官先去看看？”

童大临一听这位钦差大臣说话，才知道这位玉树临风的俏郎君原来是个女娃，恍惚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失声问道：“莫非大人就是传说中的姚神医？”

姚燕语轻笑道：“神医二字可不敢当，本官正是国医馆院判姚燕语。皇上心系灾区的百姓，特意派臣过来帮助童大人赈灾，希望我们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臣替济州四万百姓感谢皇上的圣恩啊！”五十多岁的父母官泣泪感恩。满大街等着领粥的百姓们也纷纷跟着他们的父母官跪谢皇恩。

姚燕语看着这家破人亡却依然井然有序百姓们，心里默默地感慨这位童大人应该算是一位能吏了。

一番唏嘘之后，童大临亲自带着姚燕语去临时搭建起来的伤民棚，这里甚至比之前凤城的伤兵营更加杂乱，但值得欣慰的是还算干净。

姚燕语问童大临：“伤重且有生命危险的人在哪里？”

“那边。”童大临带着姚燕语转过一排排木板床，至一处角落里。这边有二十几个人并排躺在木板上，已经是奄奄一息。

姚燕语二话不说，直接吩咐翠微等人：“救人。”

翠微和香薷等几个人各自解开自己的随身包裹，拿出姚夫人特制的手套各自戴上，然后切脉，施针，喂药，各自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旁边的童大临看得眼睛都直了。心想我的个乖乖！这神医的做派就是不一样啊！这七八个小娇娘一不怕脏二不怕病，来到咱济州县水也不喝一口就解开包袱看病，这是咱百姓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噢！

姚燕语亲自给几个眼看着就要断气的伤民施针，把几人从阎王殿前叫了回来。

童大临如见神仙，连声称奇，就差跪拜谢恩了。

葛海命人点了火把给众人照亮，姚燕语带着翠微和香薰等人又一口气看过几十个重伤患，童大临实在过意不去了，赶紧拱手作揖：“姚神医，剩下的这些伤患明日再诊治也不迟，下官已经叫人备了些粗茶淡饭，还请姚神医去县衙略用一些，喘口气，歇歇脚。”

姚燕语看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伤民棚，轻轻地叹了口气问：“你们济州县就没有行医的郎中或者开药铺的商人么？”

童大临叹道：“怎么没有，这正是下官想跟姚神医说的一件事儿。”

姚燕语忙摆摆手，又把手上的蚕丝手套摘下来递给翠微，说道：“大人还是别叫我‘神医’，你我同为朝廷效命，就以官职相称吧。”

“是，姚大人。”童大临又朝着姚燕语拱拱手，然后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姚燕语等人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这小小的济州县，大小郎中加起来也有四十多个，按理说看病治伤一事不算太难，但可恨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没有足够的药材——哎！不怕姚大人笑话，就连板蓝根、柴胡等常用药也没有存货了。所以下官敢问姚大人，这次皇上可曾拨下这救命的药材下来？”

姚燕语纳闷地皱眉：“你济州县距离京城二百里，又处于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按说经济繁荣应该不差这点药材啊！怎么就如此吃紧？童大人，本官虽然不懂政事，但也觉得这似乎不大对吧？”

童大临又无奈地长叹一声，摇了摇头，最终憋出了一句：“下官无能啊！”

姚燕语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葛海，葛海微微点头，表示明白，等会儿就派人去查访一下济州县的药商。

“罢了！本官也不跟童大人兜圈子了。来的时候，皇上也曾经说了，虽然京城内药材也紧缺得很，但皇上为黎民百姓计，还是会想办法筹措一些粮食和药材送来的，只是可能会晚几日。”

“那这几日之内，我济州县的老小伤患就全仰仗姚大人妙手回春了！”童大临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一直在嘀咕，没有药材，一天得死多少人啊！也不知道这位传说中的姚神医到底有没有通天的本事。

姚燕语却不想多说了，官场上的事情她真心不想掺和，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让济州县少死几个人。如今跟这位父母官扯来扯去，还不如养点精神回头多治些伤患。于是一行人出了伤民棚策马直奔县衙。

不出姚燕语所料，济州县县衙也深受地震之害，一片的破败不堪。看来这位童大人果

然把黎民百姓的事情放在了前面，自家的县衙门也没来得及整修。

进了县衙的大门，沿着临时清理出来的甬路直到后衙，简单地用过饭、洗漱之后，姚燕语在翠微的服侍下躺到床上。翠微拿过包裹来打开给姚燕语找睡衣，却发现包裹里居然有卫将军的衣服，于是责怪道：“香蓐这些死丫头们做事越来越毛躁了，怎么竟把将军的衣服给包了来？”

姚燕语轻笑道：“罢了，昨晚慌慌张张的，能想着带衣服就不错了。”

“可这个叫夫人怎么穿呢？”翠微拿着卫章的一件银灰色茧绸中单衣为难地叹气。

“有衣襟有袖子，怎么就不能穿？”姚燕语满不在乎地笑道，“说不得凑合些罢了。”

翠微很是犯愁：“这也太大了些。”

“反正是睡觉穿，大些又何妨，拿过来吧。”

翠微没办法，只好拿着衣服上前去服侍姚燕语换上，扶着姚燕语躺进被子里后，把被角掖好，吹了旁边的灯烛，低声劝道：“夫人累了一天了，赶紧睡吧。明儿还有得累呢。”

“嗯，你们也早些休息。”姚燕语裹在被子里，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闻着熟悉的皂角香打个哈欠，闭上了眼睛。

翠微把帐子掩好，悄悄地退至外间。

外边的大通铺上，香蓐几个丫鬟们已经脱掉了大毛衣裳，各自围着被子凑在一起聊天，地上的火盆里红红的炭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倒也不算太冷。

翠微伸手拿了自己的大毛斗篷披上走出门去。“姐姐干吗去？”乌梅悄声问。“睡你的。”翠微丢下三个字，裹着斗篷出去了。

一出屋，被外边的冷风一吹便打了个哆嗦，翠微不由得低声嘟囔了一句：“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旁边便闪过一个人影，一把拉住她往旁边的厢房里去了。

听见身后屋子里叽叽喳喳的笑声，翠微也没敢出声，等进了旁边的厢房里方生气地一甩手：“做什么你！”

“你不是说冷？”葛海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卷皱巴巴的纸递给翠微：“事情弄清楚了，本地最大的药商家里屯得满仓库的药材，常用药精细药都有，就是库门紧锁，一两也不往外放。”

“为什么？”翠微生气地问，“这些人心也太黑了！”

“无商不奸嘛！”葛海倒是觉得这事儿很正常。

“这可怎么办呢！咱们根本没带多少药来。而且那些药都是应急的，没有生命危险的人一般都不给用。可那么多伤患，若是没有药的话……还不得把夫人累死啊？”翠微捏着那叠皱巴巴的纸翻了翻，上面是几个药商的名单以及他们库存的药材，只是光看着这些没用啊！

葛海满不在乎地哼道：“咱们是钦差，有皇上的圣旨在。再说，皇上也早就说了，谁敢借机囤货投机，便是诛九族的罪过！我就不信这些家伙们要钱不要命！”

“且不可冲动，还是跟夫人商议一下再说吧。”



葛海是很想摆一摆钦差的威风，吓唬吓唬那些奸商，于是笑道：“你呀，就是胆小，事事都指着夫人拿主意。你就不能自主一些，为夫人分忧？”

翠微立刻给了他一个无限美好的白眼：“我就是胆小，嫌弃就别理我！”

“那可不成！”葛海忙伸手把人搂进怀里，“咱们可说好了的，过年的时候就跟夫人说。”

“说什么？先把眼前这些糟心事办完了！”翠微说完又叹了口气，“张老院令的棺槨还在国医馆停放着呢，夫人的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我看咱们的事情还是往后拖拖吧。”

“还拖？！”葛海立刻急了，抓着翠微的手哀号，“再拖下去，咱们可都要老了！”

翠微被逗得“扑哧”笑了，抬手给了他一巴掌，“胡说！人家才二十二岁，哪里就老了！”

“这还不老？人家十七八岁就出嫁了，你这二十二了还独守空房，再守可真成黄花菜了！”

“胡说八道什么？你才是黄花菜呢！”翠微啐道。

“我哪有那么好看？”葛海嘿嘿笑着把人搂进怀里。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翠微才好不容易从狼爪子里挣脱出来，回到正屋时香薰等小丫鬟们已经睡熟了。

第二日一早，翠微一边服侍姚燕语起床更衣一边把葛海探听来的消息跟她说了。之后又道：“不如咱们以钦差的名义让那些药商们开铺卖药？”

姚燕语无奈地笑了笑，说道：“这些人惯会阳奉阴违的，就算我们摆出了钦差的身份，他们也有的是办法应付。况且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救治伤民，不是跟本地药商起冲突的。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翠微闻言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哪里有那么长时间啊！看看那边上万的伤民，若是没有药，仅凭夫人的太乙神针，是根本救治不过来的！”

“嗯，我想想办法。”姚燕语说着，拿了热手巾捂在脸上。翠微见状，忙叫香薰另外弄一盆冷水来备用，自己则拿了梳子给姚燕语梳理那一头瀑布样的乌发。

片刻后，她忽然把手巾从脸上扯下来，轻笑道：“有办法了，你去把葛海叫进来。”

翠微忙把梳子递给旁边的乌梅，吩咐：“赶紧给夫人梳头。”便匆匆地出去了。

葛海进来，姚燕语把他叫到跟前小声叮嘱了一番，葛海脸上便有掩饰不住的喜色，连声应道：“夫人放心！”

姚燕语微笑着点点头，看着葛海信心满满地出门。

“夫人，这事儿能成吗？”翠微担心地问。

“不能成也得成。”姚燕语轻笑，“就看你家葛将军的手脚是不是利索了。”

翠微抿了抿唇，没敢吱声。夫人那主意说实在是蠢了点儿，不过对付那些坏人，也该让他们长点记性。

早饭后，主仆等人在几个亲兵护卫的拥护中随着童大临再次抵达伤民棚。童大临安排县衙的二把手县丞去盯着施粥棚；三把手县主簿和典狱带着衙役巡城，督促那些没受伤的百姓们吃了粥之后各自回去修建自己的家园，好让那些难民棚和伤民棚里的人早些搬回去。

赈灾是个烦琐的工作，要恩威并用，不然百姓们完全依赖官府，蹭吃蹭喝蹭房子住。

再回伤民棚，姚燕语依然是一脸的淡定。她带着翠微等人先把昨天治疗过的伤患检查一遍，确定众人都没了生命危险之后方才又筛选出伤重病重者挨个医治。

童大临见这位姚院判不慌不忙认认真真的样子心里不免有点着急，这上万口子人呢，就这么个治法，什么时候能治完？前面这些伤重病重的治好了，后面那些轻伤的也该成了重伤了。

“姚大人，不知这药材什么时候才能到啊？”童大人思来想去，还是没忍住。

姚燕语把银针从一个伤患的身上取下来，吩咐香蓐给那人清洗了伤口重新包扎，方轻轻地吐了口气说道：“这个本官还真是不好说。童大人是没见京城的样子，大灾那晚本官正好参加皇上设的国宴，别说民房，就是皇上在南苑的宫殿楼宇……哎！”说完，姚燕语不忍心地叹了口气，眼圈儿泛红。实非她做戏，只是一下子想到了张老头儿，心里的那股酸楚压也压不住。

童大临见状除了沉沉地叹气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姚燕语见他无话便继续带着翠微等人给伤患医治，依然是细心耐心，如和风细雨，那些伤患们无不感激涕零。

差不多半个时辰后，伤民棚外边一阵喧哗之声，姚燕语带来的护卫似乎跟人吵起来了。姚燕语便起身看过去，童大临心里骂了一句哪里来的刁民，也赶紧过去看情况。

只见一个身穿青色府缎皮坎肩的男子正在跟一个护卫争执：“我是来求医的，你这人怎么能这样？难道朝廷派姚神医来给咱们济州的灾民治伤治病，还要把伤患分为三六九等不成？！”

那护卫是辅国将军府的人，一向是眼高于顶的，听这人分明是狡辩，便把手中长剑一横：“管你是谁，想要找我家夫人看病就过来排队！”

“嘿！你这傻大个子缺心眼儿是吧？！”那人似是拿定了主意护卫拔剑也不敢伤害百姓，便上前一步跟护卫对峙。

“哎哟！别吵别吵！”童大临疾步走过去挡在护卫面前，朝着那人拱了拱手，笑问：“陆总管，少见少见！您家里现开着药铺，养着坐堂先生五六个，有什么病还需要来这里凑热闹哇？”

“童大人，草民有礼了。”那陆总管嘴上虽然礼貌，但态度依然是桀骜得很，腰板儿挺得笔直，显然是没把童大临放在眼里。

童大临也不跟他计较，只捻着胡须呵呵笑道：“陆总管客气，有话好说。”

陆总管笑了笑，敛了桀骜之气，换了一副和蔼的口气说道：“童大人，我家公子爷今天早上不慎受伤了，且伤到了手筋，我家老夫人听说京城的姚神医来了咱们济州县，所以让奴才过来请姚神医去府中为我家少爷医治。”

童大临自问得罪不起这位，便歉然一笑，说道：“姚大人在那边，要不陆总管自己去说？”



姚大人可是二品院判，又是钦差，本官可做不得她的主。”

“好吧。”陆总管瞥了门口的护卫一眼，颇为得意地走进去，又拿了帕子捂着嘴巴一路穿过长长的夹道去寻姚燕语。

姚燕语正在给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接骨，这小姑娘的两根小臂骨都被轧断了，小胳膊肿得有两个那么粗，一直咧咧地哭着，眼泪鼻涕一大把。陆总管上前去看了那孩子一眼，便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却对姚燕语甚是恭敬地叫了一声：“姚神医好。”

“看病去那边排队。”姚燕语头也没抬。

“哈哈，姚神医，不是在下看病。”陆总管陪着笑脸。

姚燕语用银针给小姑娘做好针麻，然后捏着她的胳膊给她正骨，且耐心地问：“小妹妹，是不是不疼了？”

“嗯，不疼了！姐姐好厉害！”小姑娘疼到麻木，忽然间胳膊不疼了，感觉像是从地狱到了天堂，咧着嘴巴笑开。

“哎哟，罪过罪过！要叫大人！这可是咱们大云朝第一神医姚大人！”小姑娘的奶奶赶紧纠正孙女的话。

姚燕语轻笑：“没关系，叫姐姐也行，倒显得我年轻了。”

旁边的陆总管一直插不上嘴，急得回头看了童大临一眼，童大人歉然地笑了笑，没吭声。

陆总管颇为不满地瞥了童大临一眼，转过身去寻找插话的机会。孰料姚神医一直跟小姑娘说话，根本不搭理他是干什么的。

好不容易等着姚神医给小姑娘的胳膊缠好了绷带，陆总管总算是寻找到空隙，忙上前躬身道：“姚大人，我家公子伤了手筋，非您不能医。我家老夫人说，只要大人肯医治我家公子，愿奉上白银千两。”

姚燕语嗤地一声笑了，回头看了翠微一眼，说道：“一千两银子呢。”

翠微冷笑道：“一千两银子是不少了，可我家夫人是皇帝陛下的专属医官，你们家公子是什么人？也配使唤我家夫人？别在这儿碍事了，赶紧躲开。”

“哟，这位大人说得不错，咱们也知道姚神医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人。可……神医大人这不是来到咱们济州县了么？既然是赈灾的钦差，就得对济州县的灾民一视同仁吧？我家公子也是因为地震受的伤，姚神医可不能不管啊！求求姚神医大发慈悲吧！”

这位陆总管着实长了一条三寸不烂之舌，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情理并茂，好像姚燕语不给他们家公子治伤就是违抗了圣旨，违背了良心，天理不容似的。

姚燕语回头看了陆总管一眼，灿然一笑，说道：“你说得不错。既然你家公子也是受地震天灾所害，那就请你把他抬到这里来医治吧。”

“……这！”陆总管完全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清秀温婉的女人居然这么不好说话。

“麻烦你让一下，那边还有伤患等着本官医治呢。本官从京城赶过来，是为了医治灾民的，不是陪你磨牙的。再废话，本官便以钦差的名义问你一个骚扰钦差，干预公务之罪。”

姚燕语说完，冷冷地扫了这位总管一眼，继续往前给下一个伤患诊脉去了。

陆总管无奈地看向童大临，童大临朝着他摆摆手表示自己也爱莫能助。

“童大人，你得帮帮忙啊！”陆总管从荷包里拿出几张银票往童大临的手里塞。

童大临如避蛇蝎一样闪开，苦笑道：“陆总管，我又不会治病，您可别坑我。”

这位陆总管看了一圈儿，发现塞钱的办法不成，便叹了口气回去复命去了。

姚燕语自始至终没多看他一眼，只是安心地给伤患治病治伤。

童大临心里却叹了口气，这位陆总管是没什么，可陆家的老夫人却非比寻常，那可是憬郡王的奶娘啊！各路人马到了济州县，他这位县太爷的县衙可以不拜，却不能不拜陆家！

陆总管嘴里说的他们家公子就是这位老夫人的独孙。她的儿子陆贤也就是憬郡王的奶兄在户部当差，虽然只是个主事，但也不是轻易能得罪的人物啊！

姚神医虽然有将军府撑腰，可这陆家也着实不好得罪，就算明着不怎么样，他们若是暗地里给你使绊子那可是说话的事儿。再说，皇上年迈，这以后的事情——可真是不好说啊！

这位童县令默默地在心里为姚燕语担心，却不知姚夫人是一个连云瑶郡主都敢得罪的人，哪里会在乎什么郡王爷的奶娘的孙子！

却说那位陆总管走了不过半个时辰，又急匆匆地回来了，这回陆总管也没那么大的架子了，进了窝棚便一路小跑至姚燕语身旁，躬身道：“姚神医，我们家公子来了，请您帮帮忙！请您给我们家公子续接筋脉吧。我们家公子过了年还得参加春闱呢，这字若是写不了……哎！姚神医，求您了！”

姚燕语忙完了手上的事情方抬头看了陆总管一眼，淡淡地吩咐：“让你家公子去排号！”

“排……排号？”陆总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转头看向童大临。

翠微冷笑道：“怎么，你们家公子身娇肉贵，排不得号么？既然要请我家夫人治伤，就得按照我家夫人的规矩来，赶紧去那边排号。”

“不是……这……”陆总管无奈地抹了把脸，朝着翠微拱拱手，“这位大人，请问这后面排了多少号？”

“不多，按照伤的轻重缓急来算，应该还有五百多号吧。”

“……”陆总管差点没晕过去。让他家公子在这种地方排队等五百多号人诊治完了之后？真不知道他家娇生惯养的公子会不会被这些贱民们给熏死。

陆总管到底是察言观色的好手，到了这会儿他已经看出来这位六品女医官要比那位女神医更和蔼些，而且，他认为品阶低些的人都好说话，于是他赶紧朝着翠微拱手：“这位大人，求您帮忙在神医面前求个情吧！我家公子已经中了举子，这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参加春闱了！如今右手骨折还伤到了筋脉，这十年寒窗就要废了……小的看大人乃是慈善之人，求大人行个方便。”

翠微心里暗骂了一句葛海这混球，居然冲着个举子下手。脸上却做出一副十分无奈的



样子来，抬手指了指这长长的一大溜儿临时搭建的窝棚，叹道：“我们也想帮你，可你看看这里这些灾民可不是都等着呢？皇上派我们家夫人来济州县赈灾，可不就是为了这些百姓？你看他们吃的没有穿的没有，连家都没了，病了死了都没人管，好不容易皇上体恤他们派了我们来给他们治病，又被你们家公子给截胡了！这若是让皇上知道了……这罪过谁也当不起。你们家公子既然是举子，就更应该懂得亲民爱民，你还是别耽误工夫了，赶紧排队去吧。”

说完，翠微便一转身去另一个伤患跟前准备医治。

陆总管赶紧上前拦住翠微，拱手道：“俗话说医者父母心，大人的话十分有理。不如这样，这些灾民伤患在下找人医治，请大人帮忙劝劝姚神医，无论如何先给我们家公子治伤，求求大人了。”说着，陆总管便对着翠微深深鞠一躬。

“哦？您可以找人来给这些人治病？”翠微诧异地看着陆总管，半晌又笑道：“你可别蒙我们了，这可是连童大人都没办法的事儿呢。”

“大人放心，在下说到做到。”陆总管为了完成老夫人的使命，不计后果拍着胸脯说道。

翠微又笑道：“有医无药也是枉然。难道你能找来跟我们家夫人一样能用太乙神针治病救人的郎中来？”

“这个……大人从京中来，难道没带着药材？”

“云都城又不是药库，再说，那边跟这里一样，也经受了这无妄天灾，医药都缺得厉害，皇上正命大臣们东拼西凑呢。”翠微说着，叹了口气摆摆手，“跟你说这些做什么，你赶紧忙你的去，我们这工夫可耽误不得。”

“哎，别！”陆总管好不容易找到个突破口，岂肯轻易放弃，忙拦住翠微拱手问：“小的回去回禀我们家老夫人，愿意捐献一万两白银给县里买药材，如何？”

翠微冷笑：“你当我们是三岁的小孩子？一万两银子是不少，可现在各大药铺都关门整顿呢，纵然有十万两银子也没处儿买药去啊。”

“那……”陆总管咽了口唾沫，狠了狠心，拱手问：“请问大人都需要点什么药材呢？小的去想想办法？只求神医能救我家公子的前程。”

翠微二话不说回头问香蓓：“单子呢？”

香蓓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一叠单子来递上去，翠微也不接，只吩咐：“给这位陆大总管吧，我们也不好太为难陆大总管，这上面开的药材，陆大总管若是能照着这数儿送来一半儿，我就去劝我们家夫人先给你们公子治伤。”

陆总管正看着那清单上的药材和数量，听了这话心猛地一抽，差点没晕过去——这也太狠了吧？一半儿的数可正好是他家大库房里的存货量啊！

翠微看着这位陆总管一阵红一阵白的脸色，心里偷偷地笑。

那边姚燕语则冷声呵斥了一句：“闲聊够了没有？！赶紧做事。”

“是。”翠微忙答应一声，抬手去夺那份清单，并低声斥责：“行了，办不到就算了，算我白费口舌。”说着，又不满地补了一句：“真是瞎耽误工夫。”

“哎，别价！”陆大总管心想老夫人说了，只要能治好公子的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不过是些常用药材，凭着陆家的家业还不至于倾家荡产，不过是坏了这次的计划而已，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陆总管心一横，仰头道：“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请姚神医即刻为我家公子治伤。”

姚燕语从那边转过身来，冷笑道：“你不过是个奴才，这事儿能做得了主么？还是回家问问你们主子再说吧。”

陆总管被这句话一激，立刻梗着脖子道：“我家少主子就在外边，这么点儿事何须请示老夫人？只要我们家少主子答应了就绝无反悔。”

姚燕语便转头看向童大临：“麻烦童大人派人去跟着这位大总管去搬药材吧——啊，对了，刚刚陆总管还说会找郎中来给这些灾民治病？本官替百姓们谢谢你家老夫人菩萨心肠了。”说着，姚燕语居然还微微躬了躬身。

这位陆总管被堵得上不来下不去的，只好转头向童大临说道：“县太爷，赶紧跟小的走吧！”

“哎！好，好！”童大临的一颗心忽上忽下的，这会儿都云里雾里了！这京城来的小娘子就是厉害啊，三言两语把陆家囤积的药材全给挖出来了！不费一两银子不说，还给出郎中！这手段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事不宜迟，童县令赶紧吩咐人把主簿找来，又命典狱点齐了二十个衙役跟着陆大总管去陆家库房弄药。而他自己则忙跑出去带人把陆家的少主子陆茵陆天祐给请到了伤民棚附近的一栋相对完好的民居里，又叫人架起火盆，准备茶水，简直把这位小小少爷当成了活祖宗伺候着。

没办法，这小子能换来上百车千金难求的药材啊！身为父母官，童县令现在看陆茵那简直就是一件绝世珍品，生怕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把他那上百车药材给泡了汤。

姚燕语也不怕陆家人使诈，毕竟也算是当地的大家族，这点脸面应该还是要的。当时便叫香薰打水洗手，往这边来给陆茵治伤。

陆茵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郎，被祖母娇生惯养在深宅大院，吃得最大的苦便是作业做不好被先生打手心。如今骨折筋断，早就疼得死过去几回，这会儿见了姚燕语便如见了观音菩萨一般，乖得不得了，让怎么坐就怎么坐，让把手放哪儿就放哪儿，之前那些吹毛求疵的臭毛病一点也没有了，完全是个乖孩子。

姚燕语也不含糊，认真地给这孩子接好了筋脉和手臂骨，用了随身带来的最好的伤药，连最后包扎的蝴蝶结打得都很用心。哎！姚夫人头一次做这种事儿，总是有些不大心安。

有了陆家给的药材和郎中，伤民棚里立刻换了个样儿，翠微等人也不用亲自动手了，只来回地转两圈儿看着那些郎中给百姓们诊脉开药即可。

晚上，姚燕语用羊肉汤泡着童县令的夫人李氏烙的面饼吃了一大碗，全身的寒气驱散，回到房中，李氏又跟仆妇抬进来一桶滚热的水，姚燕语简单地沐浴过后方换了睡衣躺进棉被